

天天典藏
葛冰

蓝盒里的小怪蛇

葛冰 著

天天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

——优秀青少年读物绿色印刷示范项目

蓝盒里的小怪蛇

葛冰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蓝盒里的小怪蛇 / 葛冰著. — 北京 : 天天出版社, 2014.1

(天天典藏 · 葛冰)

ISBN 978-7-5016-0810-2

I. ①蓝… II. ①葛… III. ①童话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6416 号

责任编辑: 董 蕾

美术编辑: 林 蓓

责任印制: 李书森 康远超

地址: 北京市东中街 42 号

邮编: 100027

市场部: 010-64169902

传真: 010-64169902

<http://www.tiantianpublishing.com>

E-mail: tiantianchs@163.com

印刷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印张: 7.125

插页: 8

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15 千字

印数: 1-10,300 册

ISBN 978-7-5016-0810-2

定价: 19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

葛冰

著名儿童文学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宋庆龄儿童文学奖、国家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多项大奖。近三十年来，他创作了一批深受中国小读者喜爱的童话形象：“蓝皮鼠大脸猫”、“小糊涂神儿”、“小精灵灰豆儿”、“栗子狗和香蕉狐”等。这些童话作品都被中央电视台拍摄成动画片，多次获得“金鹰奖”、“金童奖”等重要奖项，作品中的形象也随之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卡通明星。

自序

写这篇小文，我想谈两点：一是兴趣，一是读书。

我已经从事了三十余年的儿童文学创作，粗粗统计，有一千多万字的作品。能够坚持这样长时间，至今搞起创作来还兴致勃勃，除去其他因素，兴趣是最重要的动力。

很难想象，一个人对不喜欢的事情能孜孜不倦，持之以恒。我把为儿童写作，看作是一件很快乐、很开心的事情。做一件事情感到快乐、开心，才能心甘情愿地去做，做起来也才不觉费力。

但细说起来，兴趣也有它软弱的一面。我虽然喜欢写儿童文学，但对于写什么门类，兴趣却经常顶不住内心想追寻变化的力量。一时期对童话感兴趣，我就去写童话，很投入；另一时期对小说感兴趣，我就去写小说，也很投入。现在回忆起来，倒是兴趣广泛。拿小说来讲，我写过



校园小说、神秘动物小说、侦探小说、惊悚小说、武侠小说等多种类型；童话就更不用说了，不同年龄段的童话占据了我作品的大半部分，许多童话还被改编成了动画片。

凡事都有利弊。按常理，一个人做一件事情，只有专心致志，全情投入，深入下去，持之以恒，才能做出名堂来；如果分散精力，浅尝辄止，则很容易成绩平平。我曾想过，假如我只专心写某一方面的作品，比如只写小说，或者只写童话，或者再缩小一点儿范围，只写超短篇的幽默武侠小说，深钻下去，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。但已经过去的事情，没有什么“假如”。况且回过头辩证地看，这段“弯路”也未必是白走，一旦觉悟过来，或可因势利导，另辟蹊径，也许更会大有收获。就像学功夫，各门功夫都了解一些，虽都不甚精，但是开阔了眼界；倘若再能够将它们融会贯通，或许可以更上一个层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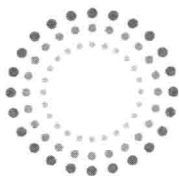
近几年来，我开始尝试用小说的各种手法写童话，便尝到了其中的妙处。小说多是要求写实的，特别注重塑造形象，而童话更多的是注重幻想。我想，如果能把二者结合起来，写出的童话可能内涵更深刻，形象更鲜明，整体布局更具结构和层次性，故事性也更强。这也算是一种追

求吧。比兴趣更高一个层次，更有目的性。我很高兴自己有了这种追求，这也是我对自己现在的写作更有信心的缘故。

我从小就喜欢看书，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。我看的书比较杂，看的速度也快——快了，就不注重书中的语言描写，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缺点。囫圇吞枣的结果，常常是只记住了故事情节，而忽略了作品语言的生动、对人物的刻画等方面内容，所以到现在为止，我也不擅长细腻描写。但总体来说，多读书确实是大有好处。读书其实是在丰富自己的阅历，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大脑仓库。往脑子里放的东西多了，能拿出的东西也就多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没感到写作源泉枯竭，写起来总是津津有味，这和自己多读书，不断往脑子里装东西绝对有关。

谈论作品时，一般人常问：你认为自己的哪部作品最好？标准答案多是：我的下一部最好。

我想，如果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，我会说：我希望后面写的作品能比前面的更好。这不光是愿望，其实也是一种自信心的表现。



目录

一只神奇的鹦鹉····· 001

绿猫····· 017

狗、狗、狗····· 028

蓝盒里的小怪蛇····· 045

神秘的黑猫····· 058

葛冰作品创作年表····· 215

葛冰作品获奖记录····· 219



一只神奇的鹦鹉

街心花园里，刚洒过水，地面湿漉漉的。花丛、草坪，红一片、黄一片、绿一片，色彩鲜艳浓丽。

我幻想着：我牵着一只狗熊，不慌不忙地走在花园里。游人都惊恐地躲闪着，趴在灌木丛后面，好奇而又羡慕地看着我。

“嘿，裤子开喽！”正在浇花的瘦老头笑咪咪地说。他手里拿着根皮管子，就像握着一挺机关枪。

我连头也不抬，知道他在挖苦我。我冲着他大喊道：“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——老不死……的！”

尽管最后一个字我故意放低了声音，瘦老头耳朵尖，竟听见了。他生气地把皮管子对准了我。我一哈腰，扮个



鬼脸跑开了。

干什么玩儿呢？弹玻璃球？没个对手；掐朵花？可路边的白牌子上写着“攀折花木，罚款一元”。

四周静静的，连打太极拳的老头儿都没有，只有翠鸟好听的叫声。

“啾、啾——嘎、嘎！”我敢说，这决不是麻雀叫，麻雀叫没那么好听。我探着脖子，仰着脸，一面睁大眼睛使劲地在树枝上寻找，一面悄悄地从口袋里摸出了弹弓。

“嘎——嘎——”叫声是从旁边密密的灌木丛后面传出的，我蹑手蹑脚地绕过去。

是一个挺大的花坛，里面栽满火红的绣球和翠绿的冬青草。花坛北边的长椅上坐着一个穿着粉色连衣裙的女孩，脸白白的，鼻子细小秀气。她身边竟有一只鸟。嘿，女孩还玩鸟！真新鲜！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：只见她手握的一根小棍上，站着一只小鸟，红红的小嘴，灰色的羽毛，用一条细细的链子拴着，漂亮极了。

“啾——嘎——”叫声圆润而响亮。

“您好！”女孩叫道。

瞧！这女孩还挺懂礼貌，还叫我“您”，我吸溜吸溜鼻

子，正考虑该不该和女孩说话……

“您——好！”那鸟竟然也说了一句。咳，她是和鸟说话呢！那鸟还真能说话。它的嘴钩钩着，头顶上还有个漂亮的羽毛旋儿——是鸚鵡，没错儿！

“嘿，你这鸟真棒！”我揪揪衣襟搭讪地说。

“是吗？”女孩注意地听着，抿着嘴笑了。

“能……借我玩会儿吗？”我在离她一米远的长椅上坐下来。

“不可以。”她迟疑了一会儿说。

“不……可以……”灰鸚鵡居然也鼓着眼向我说。

“你看，它都说话了！”女孩低声笑了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不服气地问。

“因为……因为我看不见你呀！”她转过头来，坦然地望着我。

我看见了她的圆圆的脸蛋红扑扑的，可是两只眼珠白白的，没有漆黑的瞳仁。啊，是个瞎子！

“你眼珠怎么是……白的呢？”我结巴着问。

“你眼珠是黑的？”女孩惊奇地望着我。

“当然。”



“这鸟的眼珠也是黑的？”

“是黑的，所有的眼珠都是黑的。你这样的白眼珠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！”

“是吗？”她眼角抽动了一下，似乎有些悲哀，低声说，“我三岁那年生病，眼就瞎了，不能上学……”

“其实上学顶没意思了，你看我，眼睛好都不愿意上。”我胡乱地安慰她，“不说这些了，来，咱们一块逗鸟玩儿吧！”我想玩玩这只好看的鸟，早有些急不可待了，就凑过去抓过小棍。

我弯着腰对着红嘴鹦鹉说：“你给我说个‘骨的白’。”

鹦鹉看着我，轱辘着眼睛不作声。

“你给我说个‘缸比盆深，盆比碗深’。”我满怀希望。

“啾——嘎！”它突然响亮地叫了一声，一撅屁股，一泡尿恰恰落在我的膝盖上。

“坏蛋！”我懊丧地骂了一句。

“坏蛋！”鹦鹉也利索地学了一句。

嘿，它喜欢学骂人话！我来劲了：“你说坏包！”

“坏——泡——”鹦鹉有点绕舌，吐字不清。

“你怎么教它骂人呢？”女孩耸着秀气的小鼻子吃惊地

望着我。

她茫然地睁着眼睛摸索着，把小木棍从我手里抓了回去。不知是哪股巧劲儿，缠在小棍上的链子滑了下来，鹦鹉一下子飞开了，不过有链子拖着，它很费劲，并没有飞得太远，落到了长椅的另一头上。

女孩惊慌失措：“小灰！小灰！”她徒劳地伸开手四下摸着。

“你看见我的鹦鹉了吗？它还在这儿吧？”她问我。

“我……我帮你……找找。”我的嗓子眼儿像塞了块馒头，吭吭哧哧说不利索话。

其实那鸟就在我身边二米远的地方，伸手就可以抓到。只不过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：她要是逮不着就好了，她走了，我再抓。我太喜欢鸟了，况且这又是一只那么聪明的、会说话的鸟。

一朵云从天上飘过，遮住了太阳，光线昏暗下来，树影也变成了黑绿色。

“请你帮我找一找行吗？”女孩的声音里带着几分乞求。

我紧闭住嘴，屏住呼吸，踮起脚一点儿一点儿往远处挪动。



“我听见你的声音了！”她耳朵真尖。

我跑了个圈绕到树丛后面，趴在软乎乎的草上，从树枝的缝隙里，死死地盯着那只灰皮鹦鹉。

“您好！”女孩突然试探地叫了一声。

“您好！”灰鹦鹉应声了。

“您好！”女孩声音里充满了喜悦，摸索着向鹦鹉的方向挪动。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……啊，快够到那鹦鹉了！我急眼了，拿起块土疙瘩向鹦鹉砸去，那鹦鹉一下子飞起来。女孩猛地向前一扑，栽倒了，头磕到椅背上。

细链子挂在灌木枝上，鹦鹉扑腾着翅膀“嘎嘎”地叫着。我顾不得多想，一下子从草地上跳起来，三步两步蹿过去，抢到女孩面前，一下子抓住了那细链子。

“是我的！……我有用！”我背后有哭喊声。

我紧紧捏住鹦鹉的翅膀，连滚带爬地跳过花坛，跳过栏杆……

“嘎——嘎——”鹦鹉拼命地叫着。

二

如今我也有一只漂亮的鹦鹉了：红嘴巴，灰羽毛，带着铜链的。

我说：“混蛋！”

它也说：“混蛋！”

我说：“坏包！”

它也说：“坏包！”

真是开心极了。

我喂它小米、甜饼干、鸡蛋黄、蛋糕；我用妈妈的抗皱美容霜的小黄铜盖做它喝水的小碗；我还把积攒在小瓷猪里的钢镚儿全倒出来，到自由市场买了个漂亮的鸟笼子。

晚上爸爸回来了，他问起鹦鹉的事，我告诉他是同学放在我这里的，他也就不再追问了。看得出来，他也挺喜欢鸟，竟转来转去地在笼子周围端详了半天。

吃晚饭时，我正津津有味地啃一块排骨，蓦地，笼子里的鹦鹉怪腔怪调地叫了一声：“白——眼——睛！”

我吓得灵魂出窍，差点儿把骨头咽到嗓子眼儿里。



“它说什么？”爸爸吃惊地问。

“白——眼——睛！”鹦鹉又叫了一声。

这回叫得很清楚，连妈妈也扬起了细眉毛：“它在叫‘白眼睛’！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爸爸自言自语地说。

我的心像被什么刺了一下，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自从我拿了鹦鹉，那女孩蛋形的脸，秀气的鼻子，白色的、没有瞳仁的眼睛老在我面前晃。

“怎么？你病了？”妈妈敏感地发现我蔫头蔫脑的。

“没什么，就是……有点儿头疼。”我吞吞吐吐地嗫嚅着，心里却万分惊讶地想：“它干吗说‘白眼睛’？我并没教它呀！”

第二天下午放学，我早早地跑回家。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时，我对着鸟笼子哄鹦鹉：“你以后不要说‘白眼睛’，行吗？”

“白——眼——睛。”它又叫了一声。

“再说‘白眼睛’我揍你！”我挥着拳头吓唬它。

“白——眼——睛！”鹦鹉眨眨眼，仿佛故意提高了声音。

“不许再说‘白眼睛’！”我生气地拍着笼子大吼起来，

声音大得连自己都吃惊。

笼子在铁丝上晃着，小碗里的水都洒了出来，灰鹦鹉在里面惊慌地呼扇着翅膀，轱辘着眼珠，莫名其妙地望着我：“嘎——嘎——白眼睛！”

我完全泄气了，突然感到自己很孤单，很难受，心里仿佛压着千斤巨石，憋闷极了。

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梦里的一切全部是白的，树是白的，绣球和冬青是白的，长椅也是白的。白色的人，白色的鸟，只有一对眼睛是黑的，在空中飘……我吓醒了，浑身都冒出了冷汗。

我不喜欢那鹦鹉了，也不喜欢它叫。我怕它再叫“白眼睛”。一看到那竹编的鸟笼子，就好像看见一张脸，一张长着白眼睛的脸。不知怎的，灰鹦鹉也不再和我说话了，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就那么毫无表情地望着外面，像是有点儿悲哀，又像是有点儿憎恨，看得我坐卧不安。

灰鹦鹉终于死了。它先是拉稀、掉毛，后来不吃不喝消瘦下去，最后蔫耷耷地闭上了眼睛。我在院子里柿树下挖了个小坑，把它埋在里面。

升上六年级，我开始喜欢看课外书了。有一回，在一